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三一號

據
民國九年
國黃占梅修
程大璋纂
鉛印本
影印

廣西省

桂平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8918950



10095896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收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艱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重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曰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桂平縣志

民國庚申粵東
編譯公司排印

桂平重修縣志叙

桂平粵右大邑也其地廣百五十里袤三百七十里人口四十萬昔在漢代爲布山阿林兩縣唐析置皇化大賓羅繡常林與布阿兩縣爲六分隸潯繡二州其區畫之密如此以視夷壤羈縻土州襲據遠殊矣而志書之作自乾隆前道光後無聞焉此非往代文化之遲亦非近年士夫不以文獻爲重也攷古志地者所務在山川方域風俗物產而已唐之元和郡縣志始涉及古蹟宋太平寰宇記則兼及人物藝文自是作者踵武輒用總志之類目爲專志分門故言郡縣志者斷自宋始然多起吳越之間元明而後諸省始互相仿效桂平

者潯州首邑也潯州自明迄清數百年間志修八次按明潯志

二禎以前但有抄本及崇禎間知府戴金重修并為鐫板授是何

文助修為四次乾隆二十年知府胡公修為五次道光緒十八

年知府夏公諸邑事咸藉登載而桂平官紳每以首邑之故

先預提挈并多紓其杼柚夫既盡瘁於全郡之鉛槧自無暇

於營一邑之纂修惟乾隆間連江吳公樞亭來任縣治為欲

周知一邑之事山川方域咸列丹青戶口財賦日陳几案積

錄成帙可資志料因利乘便加以修飾遂獲成書取名資治

圖志其始固非為志作而志卒因之閱七十年長山袁公琴

池來任去道光五年知府孫公修府志時不過十餘稔而復

修縣志蓋因孫志之畧而不備而欲以縣志彌其憾也

按魏篤

志叙云胡志失之繁作孫志失之畧繁之失小畧之失大傳今致
孫志之胡志吳樞亭作桂平縣志繁已五十餘年而列傳人
無物僅增會陞遠一人徒以其生年月日與其孫同載之不
取義今玩袁志於孫志時露不滿之詞其重修縣志或尤

已得然則吳袁兩公之作固各有其因不能以他方之遲早爲

例而與乾隆前及道光後之以府志爲志者抑又情事差殊者矣暨辛亥改革潯治久廢府志已無庸再修而自清代光宣以來邑中新政迭興如學校實業自治之屬咸爲諸郡邑先驅又往日金田一役魏府志多書缺有間夏府志亦以多所忌諱或詳或隱閱者猶未滿懷其中亟當補志者不少至於賢能師儒文學與夫男女節義貞孝之行出於見聞可傳

可法者更難湮沒抑無待論也則紀載之事視吳袁兩公時又豈可同日語哉丁巳秋余來忝知縣事聞前任黃君東園設局修志草創未成余思竟厥業謀於縉紳父老咸爲興起樂與綢繆始也局困於資人牽於事繼乃資與人集規模既定余卸職而去今重宰是邦書已告成是非余之功乃前余而來者之善爲倡後余而至者之善爲繼而邦人君子奔走採掇有始有終其心力之爲尤難沒焉爰弁言如右若夫志書與吏事相關則永淳古君捧之已序及之不復贅時民國九年夏正庚申秋九月也知桂平縣事南昌李本銘序

志名最古孟子滕文篇引志云喪祭從先祖是也而方志之

名則見於周禮外史氏掌四方之志誦訓氏掌道方之志以詔觀事然其書無攷至漢書則有地理志而非專書也唐李吉甫始爲郡縣志遍載十道不限一方宋朱長文乃有吳郡圖經羅願有新安志實爲各府縣志之權輿自是以後作者漸衆不能盡錄蓋治化愈進則地方之情形愈悉而記載亦愈詳自然之勢也攷桂邑志書之作始自乾隆戊子先賢吳公樞亭定名資治圖志蓋欲有所資以爲治即按圖而可知并望後之官斯土者顧名思義稽故實而措之宜其旨弘矣越七十年道光壬寅復有先賢袁公琴池踵而修之先達黃公雲湄主任纂修畧變體例易名桂平縣志書成於洪楊金田

起事之前七年時地方漸形不靖故書中於練團防盜諸政三致意焉其致治未亂保邦未危之意灼然可見雖易名縣志猶是資治之意也歷咸同光宣以至民國又復七十年矣及今不修則無徵不信前任黃君東園有見及此爲倡行修志謀諸搢紳長老僉以爲不可緩乃聘邑紳程先生子良主任纂修雖以人事無常滄桑屢易而卒底於成己未秋予由陸川調桂得受讀終篇於土地政事人文俱能綜本末要始終復以橫議之披猖懼斯文之將喪於國粹聖教及仁孝清貞之俗咸褒揚而羅舉之其銳意於詳人所畧蓋將爲趨駑新風而鄙薄舊俗者作回頭之岸撫卷反復不覺古今去來

之在前比之樞亭琴池兩作有過之無不及也抑又聞之修史者必採夫各志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以爲知言今是書在桂平旣爲信志推之天下後世卽可爲信史矣余承乏斯邑無補於志聿觀厥成遂叙言如右民國九年春知桂平縣事永淳古濟勳謹識

邑志重修經始於丙辰春間前縣長黃公東園捐百金開局於潯陽書院委紳勸捐襄事屬余總纂余不獲已爲發凡起例以遣采訪諸事方草創而捐資猝未集度支垂匱屬國會重開余亟赴都局遂散丁巳秋縣長李公佑臣蒞事續籌設局因余未歸以總纂事乞於黃少瀛先生先生以老病辭時

各門漸有分纂仍苦資盡比余歸而局已散戊午春縣長屬余竟前緒余鑒於初次之開局而後勸捐欲速不達稍休以待資集復值幼兒痘折未能強抑於懷瘍結右肘握管多艱遲至八月局始復開其年冬十一月分纂稿脫局亦以資盡而散余乃携稿東粵將總纂待刊自嫌采訪多畧或又以楊蕭韋石諸人不立傳難饜人望已未暮春余復歸邑重訪而五齡弱女隄爾中暑而亡情緒益惡愴然復東甫卸裝忽遭劇瘡居數月吾家端門來促曰志猶未可刻耶余答以無資端門曰吾先支出後取償於衆衆不能償則請同邑之仕於兩粵者爲之助不亦可乎余然其言而同邑諸君子亦慨助

不吝余乃檢閱各稿參証羣籍舊聞或誤各爲訂正訪錄有缺時爲補詢或事非局例所容則爲增設類目自去冬迄今春增且刪謄而印者什之九旋牽鄉事重翻舊瘡日月幾何東江戰起涉夏徂秋颿驚羊石余乃避亂於番禺南村主門人鄧慶時家旣斷風鶴且遠賓朋遂獲從容成書全行付梓計五十九卷一千二百五十二頁約五十餘萬言夫天下事因易而創難昔陳穀亭先生爲吳令修資治圖志立言無多而慘淡經營歷數寒暑而始成事在創也黃雲湄先生爲袁令纂修舊志旣藉吳志以爲基復有新出孫修府志以爲之助采掇不煩故閱數月而稿脫事在因也今茲之作文三倍

兼值世變見聞是非遠異乎昔故綱目更張創多因少遂歷
五稔始克出版然除去中間停擱日月積計纂修者僅歲有
餘而已以言完善吾斯未信至於蹉跎幸免焉矣其分纂與
經理及捐助題名已著卷首卷末不具書民國九年夏正庚
申秋九月程大璋記於番禺南村草堂